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一至六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敳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水東日記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明葉盛撰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間徵引既繁不免時有牴牾議論亦間涉偏

駁又好自敘平生立朝居官諸事迹殆有露才揚己之譏並乖著述之體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䟽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鬭鵪鶉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又淺之甚者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菉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多世所罕覯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稗販成編者特為博洽畧其冗贅取其精

華亦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也乾隆四
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水東日記卷一

明 葉盛 撰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駕等官最先入左掖門至中左門立俟天將明趨進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命行禮訖導駕陞奉天殿受朝嘗記毘陵胡公奏尚書（尚音為上）具未云行禮畢請上位看馬兩言大聲直說不類奏事也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修改又別為題詞韻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下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為所謂首篇者即今所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即今外篇嘉言善行等篇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書板元至正十三年重刻元統癸酉燕山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誠監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具晦庵所題

乃在卷末曰朱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為京尹時公退即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鼓以為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鼙鼓用兵之詩者耶

巳巳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鋭意功業太監金英趣

問計以南遷對英怫然不恱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聞而澄忌之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

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
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具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
巡後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參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
不欲往厚素為士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舉尋亦以他
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
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善舉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
還之命下纔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
為草疏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日尚未莫遂封進少頃

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尾而廷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檢第強予宿初不知具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生來一相者繼亦來

相者曰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平生不得第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卻之曰吾永樂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帨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耶由此觀之當時潤筆亦薄已

已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科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具次則盛刑科掌

科事給事中鮑煇其次即李聰皆治裝矣未申閒忽禮
科約具奏乞點差葢章瑾惲行聞都察院尚寳司得旨
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
姚鮑因得盡節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
生榮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
之不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
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衆心鬱憤

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咫尺忽王給事中竑衆中起捽馬順至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衆起門捶一閧閒足履之下尻纍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

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兩殺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即事射魚酣笑為樂或日昃始休柰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既入即時内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

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
是王檢討資謂戲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
輕佻矯妄士論恥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
李聰因會奏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
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上親
擢舊宫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
從六科言削職為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凡云

漢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興復至永壽中亦僅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纔百三十餘年耳晉武平吴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漸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全盛時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亂耗散至於武宗會昌中纔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五代逐處各有數十萬而已宋太祖建隆初九十六

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至開寶九年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太宗增至四百餘萬真宗又增至八百餘萬仁宗天聖一千一十六萬慶歷二年至一千三十萬八年則一千九十六萬餘也包孝肅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册題名滿幅已已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門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稱賀是日

予親見鴻臚佐貳邀大興據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軏楊俊為都指揮王琦奏龍旗實纛事予與李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預知也李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軏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

既不言言官而又不言軏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賜劉伯溫書誥等文及嘗見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實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

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别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盛奏選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榜禁諭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譏盛於中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鬭鶴鶉不勝被辱懐忿而有此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歳亦在元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敵請遣使迎復當從明日上立文華殿門内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官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敵絶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王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邉急耳辭暢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

安肯匐而出呼羣臣言爾等固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頳大言曰大人豈可為此言今日羣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興安為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黄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訟言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

不易干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行皆佳尤長於詩有集二千餘首先生端厚謙抑好獎興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有季訓導者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耶遽卻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為易題計某以外之其介又如此早年與其兄自樂學士同在翰林遭際列聖榮遇罕比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無間言縉紳中

以為莫及先生正統中既得請致仕未朝辭而遽聞變故言及輒隕涕行次直沽手書近體一律寄予極其悲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蕭索清淚平添衛水波之句今軸藏吾家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與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

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
奉駝䩺段二求作配幅盂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
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言迎復事上多以敵情多詐為
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
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
都御史王文怒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敵豈誠真彼
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

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果為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

事當奏即自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奏外惟翰林檢討
邢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
録戸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内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
以為譏朕者也
初凡有彈糾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則因之若不由
先言實自盛等始都督楊俊有罪自宣府還俟其鴻臚
報名即須進奏明早舉劾兵部亦以此為言而不知其
所託者俊之黨也俊又結鴻臚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

早將入朝始知之𢧐與同官捧奏詣左掖門門內寂然惟窺見籠燭照地即扣門投奏門隙中中官曰此際駕將行何敢進奏𢧐曰今早有當言事君有誤進奏駕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趨走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請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

水東日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二

明 葉盛 撰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詔免朝二年盛與季聰約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杲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

具以告录目予言已不為又沮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溥以予言為然近聞盧指揮奏訐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居庸以北俗擇塋地以驗蛇盤兎為上昌平侯楊洪赤城塋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昧者至爭地盜塋積訟連年惑哉

于節庵之先世有顯官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家世

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瑩其兄弟名山壽海壽耳節庵既長為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黃文獻公溍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于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然則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效有如此夫董先生子中書舍人璵與予隣居閒語及此事云

景泰二年予為殿試彌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大臣且曰

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第一甲三卷閣老圈點畢將午三人者持詣文華進讀午後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盡即止無如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年少者多遣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

事敢為此言也雖然亦豈止科第為然哉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遷衛於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寔奉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為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己巳春泉果涸不流今則復汎溢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下予相度撤其材以飭樓櫓營壁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闕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

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公碑文因諗于衆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嘗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言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能記予僅記其一首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

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笑謔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置端好衆以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尚書泰和王公讀卷畢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作一揖王公搖手卻之公又一揖不交語斂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還之衆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然也

真定邏卒獲一人為敵語甚習以為先被擄見留敵酋

額森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敵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額森欲其首將攜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淶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闕

以貿易習敵語不事作業被捶楚

潛匿于外妄為此言彼邏者從而傅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燄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門如往年之

事王振者李聰偕六科十三道上言盡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憸小者也既奏上即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迄今不復肆云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仁廟時歳已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懋真定同知阮遷干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敵酋額森犯紫荆口時石

亨為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

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

能也謙則力言宜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

可動事遂已六科閳謙負重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

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

不久竟卒謙亦累有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古人製作名集編次多出於已各有深意存焉或身後

出於門生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識歐陽

文忠公集亦可見已令人不知此動輒妄意併幓編類前人文集如處州葉學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江西文山先生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四川等處宋學士文覽者當自見之其尤謬則蘇州新刻高太史大全集也太史缶鳴集九百八十七首後人足成一千首大全集又合為二千首具姑蘇雜咏一書自有序乃蔿牽裂置諸各體中如白龍廟迎送神曲刪去本題并註引入曲類題曰迎神曲送神曲云柰何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敵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辭過罪觀李聰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藁閱玉郤以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疎謬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

者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為老猾非宜或可回悟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意玉引東坡論不治乃所以深治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或可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憾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藁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也玉素於盛厚因附耳喻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耳藁

必再易玉曰君柰何執欲佑觀乃謂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為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朝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耶玉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為老猾於是衆皆曰好而退既而奏入有旨令

錦衣衛杖覲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惟去冒頭餘皆如舊槀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覲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王不霄壤異耶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鞫馬俄又命錦衣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適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上出有

問具具以對上稍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時與
先生相失於端門左右而立俟於西長安門外久之始
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
生矣夫臣子之於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
出不由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
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具委蛇張弛氣象如
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羣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登極詔旨以為由此而觀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鸞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末有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衆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屢以敵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上心公走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保于第言使封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旨繳進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云不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户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

獄門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聞龔千戶具名遂榮惜不曾識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黄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吴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黄公詞藻艷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

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愧士論惜乎
二公嘗請老而不得近為南京十三道官詆其貪戀時
論為之不平二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
得耶

題秋胡圖詩二首其一曰郎恩葉薄妾氷清郎説黄金
妾不聽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二曰相
逢桑下説黄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别來渾未識黄
金聊試别來心或云後一首趙松雪作善為秋胡解紛

前首不知何人作也

水東日記卷二

水東日記卷三

明　葉盛　撰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絶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交號雪林客授孫至徳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攜

客痛飲稱瑤臺云其侈靡至是蓋元氏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貲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雲林玉山事當别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為後世戒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兲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事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為縣吏坐累并子英徙南京
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魚鴈依然得往
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
病誰道生兒是禍胎老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遥洒鳳凰
臺葛芳孫父晉仲翁能誦此詩袁宗魯云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婭
張吳皆元萬户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皋作亂遣人詣
張請相結約為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

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吒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吴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説一憑陰隲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葢懼其或至於驕而惰亦規諷之意也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冦平仲皆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

終於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

至訥無言福嚴寺僧善詞翰所交皆一代名人趙松雪馮海粟柯丹丘鄭尚左陳衆仲最後亦錢惟善輩有詩文真蹟在孫叔英家無言卷尚留寺中者也

福嚴寺老僧景爕頗能詩先人極與相好甞中夜對飲時予八九歲侍几傍僧云夜深燒燭短予應之曰話久引盃長僧大喜以予能記杜詩而予實未讀杜詩也景爕瘦削有寒士氣潑山釋宗潮豐厚而凝重二僧為一時

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而變內云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
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
士嘗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
即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即成馬狀元尚書措詞
頗澁每為文襄所譏切馬才介也一日餞客所序文出
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先生適在座文襄舉似之曰草
草寫成耳二先生看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

量之不能同此亦可見

張仲珪先生家藏風雨歸牧圖楊廉夫題曰牧牛值風雨箬笠幾去手不在風雨前不在風雨後為妄人改手為首幸墨跡濃淡隱隱可見不識古人用字意趣耳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地叔祖手攜家兄仲蠡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為善

教鄭有林先生初作先祠客有問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工價若飲食日費略之可耳蓋好事須從史不則恐沮其志也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於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一新服成必入朝見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里少師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

曹亟治具邀楊仲舉先生過飲曰門戸初闢必一君子
先行仲舉蘇州人宋和王之後官至禮部尚書前輩之
存心有如此者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閲其譜壻陳璀宗人夢具皆有序
所録宋金紫棐恭公墓銘云葬貞山盧熊郡志有蒸山
又云棐恭葬真山者疑爲𡡒名改蒸爲真耳以予觀之
葉氏銘未必失實起本貞山後人訛爲蒸而真又譌於
刻工耶時旁多蘇士有云姑蘇諸山惟貞山可卜雨有

雲氣上騰則雖晴必雨豈又以此而為蒸耶子昌與予同姓名尚有宋誥三通其二裴恭之子俅其一其外氏凌姓者云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葢宋刑部尚書黃狀元由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公永和夫人卒得塋地於此勅營墓焉黃氏故物可見者一石人半身裳衣之制儼然今壘石牆上塋牆石窗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菴中墳下石甃小河亦極齊整今於淤泥

中疏出通流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
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攪我
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
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
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見公牘喟然曰柰何
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磧澳名醫好詼諧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簡詣

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紿之曰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罰馱樂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即令仍負磨以還前輩善謔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恭誠確老醫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磧溴巨姓頗尚文學國初坐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路今過第一關

闕

舊驛連新驛前山接後山我

心無愧怍天道有時還鄉閭往往見無易家舊物孫叔

英家有洪武初行鄉飲禮詩卷余熂序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二幅趙松雪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顧玉山家物顧一孫贅李字因在馬字初為村氓得之以其背斷草參豕云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帙即余得之而失去者先孺人嫁時青銅大鼻鏡皆李氏物也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況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衆為

之驚慄俟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强之再三且擁予入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中

莊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於畫師法夏珪馬遠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為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已觴咏竟日畫或頃刻可成

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沈夢萱先生契厚今沈氏
收書跡畫本特多寒山拾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愧古
人詩帖有酒熟床頭雪滿缸南墟書屋正春寒闕
糟鵝掌闕凍鱉裙等句其風致可想見也
松江李墟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略通書史吏部
試招撫四裔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
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
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羽

冠娶毘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十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舉堪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論今思庵集不載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交子貿易藏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稠人中如已物公捕獲盜人使疏其黨得十餘輩黥流之盜遂絶此即今京師小李之類小李云者意其為昔時此賊之首猶健訟者所

云鄧思賢耳
朱文公答鞏仲至曰用韻多所未曉古韻雖有此例然
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與興叶亦是秦語
以興為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
蓋多用鼻音也又題黃叔厔楚辭協韻謂傅景仁云漢
書高惠功臣侯表符與昭韻西南夷兩粤傳區與驕韻
蓋本大招昭與遽同韻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入招
韻政出此耳蓋字之從處聲者噓臚醵平讀音皆為驢

然則大招之遽當自疆而為喬乃得其讀也公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卷此論尤多學者不可不知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廷實家畦萊得故塜誌石見題云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塟常熟醫學訓科郁鼎智其家相傳先世塟崑山高平橋西但不知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拓本與譜合欲訟之官由是墓歸郁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壠錢云聞之乃祖吾家墳在學西北故郁氏姻也學

西北郁氏墓旁雖多地據地者以無所於考不可得況通理為出其家藏雜錄詩文小册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其文曰塋縣治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始無可辭錢且訪郁考其故譜乃知郁之壻有錢道判官郁良有功於郁郁因以一子後之冒錢姓云兩家今通譜此二事出一家固甚奇亦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敵兵

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視師酣戰間馬溺於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喫鷄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茂本熩父嘗為鑷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為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工為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為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材好内材何如茂本應聲曰熩有詩八句其首句曰外材爭似内材高餘不能記又一

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范啓東言長公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馬暹之內父錢唐蔣暉字法歐陽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霹靂於邊墩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聞其人其擊屋柱桅竿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線路或云蟄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毒蟲被擊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被擊火或燒其著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傘或竹骨皆化惟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佛並坐其一粉碎其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處者此類甚多惟擊發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硫黄氣此則皆然也先儒於此成說多矣而亦不悉其故豈亦

以神不當語故耶

中貴有再造營火者珍珠皆灰化玉器窑器或裂或變淺黑色惟諸色鴉鶻石愈精明

嘗見胡毘陵應酬詩文藁皆片紙滿書閒其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窻罅不棄也今日聞王鹽山凡屬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既謄畢既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寫鄙作字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喜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豈亦性

然哉

文章家誤用古人爵謚文意字義近世雖名人不免熊敬方胡祭酒皆以程明道所答御史之問為御史馬狀元陳侍郎以余襄公為忠襄許道中詩多以擅場為擅揚之類是也

水東日記卷三

水東日記卷四

明 葉盛 撰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華亭錢溥原溥倣宋人王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小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忽易之曰頭上小張纔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崑山張穆敬之第二溥第三廷試第二甲崑山張和節之第一溥第二而和則穆之母兄也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陳少卿和韻有將軍還數李輕車或者非之殊不知唐人飛步登雲車垂鞭直拂五雲車太平天子駐雲車君王正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性命逐輕車車字皆尺遮切昧者槩以九魚切車字故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具均稅額以為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

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李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

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餘姚陳惟寅先生教諭崑山頗喜談風鑒嘗曰舉子梁昱當甲科瞿泰安不失副榜况家貧宜急就也未幾部檄先生會試同考昱泰安治禮記先生本房也比揭曉泰安名在第五昱不第先生嘗謂余曰吾宦不達忝預主司競競焉圖稱任使榜未出之夕猶停燭閲首卷加精考焉以為亦天下士孰意為吾泰安也使知為泰安吾誠避嫌當棄之矣析卷時尚書以下皆屬目首得岳

正衆皆曰得人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至泰安吾為之驚愕且無一人有言少間幸而監試白御史圭曰此亦當在此我知之矣我同官項御史曾推此人使無御史言吾汗流面熱恨不即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過誠然矣泰安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太學泰安舉自鄉縣未為都人士所知耳昱美丰度有孝行學亦純粹蕭祭酒亦許其文在甲第竟以國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昱先後皆死矣惜夫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
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鼕鼕
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
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
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
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
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
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

像俱在台郡長房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本無何得誣君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乃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寛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

士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

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

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兗字誤類衮字上不怡

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衮哩幾被禍弟熈字公暨睢州同

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蘁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

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

告身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欵時尚循宋制云

范啓東聞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後若琴奕猶不失為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啓東蓋善花鳥有談論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范草齋先生云

歐陽文忠公平生聚觀金石刻動數百卷題識真蹟甚多嘗自言平生喜學書見筆輒書又云惟賢者之書能久存何今世見歐書僅僅少也惟東坡居士書崖鐫野

刻幾徧天下予嘗戲謂東坡平生必以石工自隨不然何長篇大章一行數字隨處隨有獨異於諸公也聶大年詩三十年來作家絶唱也有文集若干卷袁衷主事愛其罪後跌起口占詩云老我不勝金谷罰傍人應笑玉山頽之句王翰林稱其顧得明朝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篠庵喜誦其送僧十年湖海孫舟别萬里雲霄一錫飛以為不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為極致否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誣以䰐尚書源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英嘗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朝廷皆置之死祖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箎相與悅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内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纂明早當就君取觀既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蓋言羣臣朝廷寛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萬一止下戒飭之命再

舉則難然必得羣臣會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臣如
金尚書等皆佯贊可行無實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奏
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中官事言之
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中及之外人來言更便
也未幾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擾中畧及乞將各處公差
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
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則合辭上請上或可

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鎰力贊會奏蓋陳亦受謁者也户
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奏聖斷已不
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且主上仁明
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
沮而上負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濙易批會奏竟
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
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
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

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
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畧
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
聞宣德中內府工作答應之人多與軍職雖老病不代
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旣出有大臣
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
僞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其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
任在己者然我名之為葉少保云蓋例凡中外陳言奏

皆禮部於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予為舉子時聞同舉者云國朝狀元多不能至金帶時陳泰和馬臨朐曹恒山皆在內閣未幾三人皆進官侍郎盛矣已以來商同年繼之彭純道又繼之商亦至金帶今馬曹逝矣陳謫戍商歸田惟彭預閣事官太常

少卿云

令人燕容杯酌歡盡飲曰千歲南北士人多亦然但莫知其字義意者為請唯即唐人唯酒之說者也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絶篆筆出石鼓文

少師廬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士謙家藏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佳又有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書虞文靖公所作贊非真跡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之欲約吳中書希純描像士謙臨行草

劉廷美上舍臨小楷作一卷藏之竟不果耳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政事
故實故廷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欠清謹諸
閣老嘗短薄之蓋亦由此景泰中廣西憲司奏土官副
巡檢犯贓王文都御史以為土官多世襲當初犯復職
再犯具奏定奪後經草申明蕭都御史覆請又益以以
夷治夷之言殊不知諸司職掌所載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世襲土官者如廣西右江之岑黄四川之田楊宋元

來世長蠻夷其種類謂之土人如猺人獞人之云蓋本
邊夷故凡取問必請旨發落必具奏今廣西土官副巡
檢雖間有猺獞而軍民籍人民為多廣西多正統中所
授廣東亦間有之蓋如陰陽醫官之類以其為本土人
且同流官署事故名土官以别之非彼土官若也又天
順初元四川重慶民鄧鎮陳言有云交易銀兩罪同黨
惡危公乃叅為誕妄之言不知具為洪武禁例中語此
大臣則所以貴無事不知䰟相所以為漢名相有以也

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宋黄震東發嘗采董槐丞相之說以大學經文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并知本聽訟一節為致知格物之傳矣後來王巽卿又以近道三節釋格物致知聽訟一節添釋新民草廬吳先生答田副使書固已深非之至謂不識文義譬之打破玉盤為言當矣或者又謂

草廬嘗摘此三節爲傳之五章見其門人袁明善所述大學中庸目録中何耶

先舅氏野水周先生念先外祖之無後有歳時祭甚盛德也而吾友進士鄭時乂以其家産醫世承薛氏之業乃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顧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氏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録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歳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

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禄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

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為何如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為庫閩人以口為苦走為祖是也吾崑山吳松江南以歸呼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如是者多又不可曉也

水東日記卷四

水東日記卷五

明 葉盛 撰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受𥨸以前亦可數也近年有陳鎰王翺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軒輗鎰翺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以超進輗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靖遠麓

川之役已已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靖遠者侯尚書璡也于少保在京師王鹽山馬滄州之於兩廣石璞於閫外於湖貴王來嘗於湖貴皆是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也

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録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太宗

命洪使外濱行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所書字須大晩至我即欲觀也某至於南京旦晩隨朝勑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槌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其罪而媿其心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

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奏令所從校尉給驛驢齎進也又一日侍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某為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上曰左侍郎又某為都給事中已叨受上知每缺給事中輒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

與楊士奇等議廵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比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等若干人上喜皆陞侍郎俾廵撫當時吏部後言某等侵越殊不知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

觀則有間馬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參將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額森犯土城亨與于尚書等在軍中損軍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兵科以為言上命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輦轂之下自專誅戮非宜王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

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
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土官一
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
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
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來把飯
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
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邵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

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懐銀
一千兩為謝則邵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
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感動之
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棓尅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
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具畧亦見彧奏中
以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嘗署桃
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

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前史至京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

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强敵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我非其人曰然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

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矣

故事凡各部請勅行事該部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翰林即令文淵閣下學士依奏草勅不能異也景泰六年正月奬勵獨石殺賊一勅獨不然兵部奏奬勵勅詞則多譴責且當時有旨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請無預獨石而勅獨石云爾等奏要發兵又全非事實予甚訝

馬蓋惟時閣老以權臣自任不復顧憚惟其意之所欲為矣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深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嗚呼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學士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欵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題士謙藁先就仲昭見之即不復下筆既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已也亦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永為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閒門要路一時生為侯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刻皆然所謂氏族大全尤甚湯

公讓指揮以博學強記自許一日劉草窓家偶及趙明
誠湯以為趙抃之子予偶記抃之子屼屼明誠則宰相
挺之子也湯大以為不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
日當考書負者作東道耳湯退既詳考得實乃攜氏族
大全呌呼而來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州十賢李朝隱
一作李尚隱因訛而為李商隱亦出氏族大全云
珠池居海中蜑人没而得蚌剖珠蓋蜑丁皆居海艇中
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别以小繩繫諸蜑腰没

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
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
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
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兠如
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兠重則蚌滿取法無踰
此矣

珍珠初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次年採
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升重四十六

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愽文拜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額森犯

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贊
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
遷本科内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
頗不滿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詔下
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笑風流老叅政畫船簫鼓
下西川
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機宜無敢
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

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其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滕之言代言之筆不待莫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

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亦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䝨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夏太常仲昭常聞之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為何如

近年大臣各醵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陳汝言

萬壽節亦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闕門上紅牆下黃瓦小
直房舊為內臣所居今為大總戎候朝處云始於石亨
東長安門榨子外各堂上官團作一揖而後各就輿馬
亦云始於亨予前年入京見此豈皆所謂時變耶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
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
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耿恒菴云吳思菴集解小學翟黒子章取熊氏所解脫字二十一字可删蓋吾自導卿脫與下文吾欲為卿脫死脫字同非但文字可憑而我導爾脫詞理亦皆無可疑也

李祭酒先生哭姪詩所謂朝餐對桉渾無味暮騎逢人不記名其死生骨肉之情溢出言表真不愧於祭十二郎文矣

中書舍人盧儒字為巳號重齊崑山人博學能文善

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顔自負甚高誠亦時流罕及或
請文藁曰吾有腹藁耳吾昔備顧問翰林一日上促雪
賦急諸公未即就小子一掃蕭狀元見之吐舌走去其
文今多不傳然其為人頗類迂僻陳孟東者招飲入門
偶見胡仲子文一册席間飲食外手讀此文不已不與
衆接一談雖誚之不復顧也一日鄉顯宦往候之讀書
閣中久不出其子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矣遽答之曰
爾何知彼曾讀何書來

景泰中盛奏旌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賢能之譽又其死綱出倉卒晟極慘酷最灼灼在人耳目也後數月偶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封事藁亦止以兩人為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餘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為警勸者謾記一二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

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
上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
女好孤恓

水東日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六

明 葉盛 撰

叅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熈初元以武臣踈於文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以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令户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户部侍郎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政會稽周頤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

司馬也固𨔼則叅政頣則叅議皆山東布政司固𨔼初
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恊賛又其後所稱至
提督重矣若王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之權極矣天順
初一切草去都御史白圭在湖廣摛勑中語署賛理軍
務辛巳勑盛恊同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彪賛
理戎務同時數勑皆云然惟顏彪一勑内云軍務盛仍
云云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所愛嘗得騎行禁中中

官以為言上曰吾欲壓馬耳中官又言此當屬御馬監官上亦不之罪也良妻亡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出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上曰誰耶曰寧陽侯女上咈然曰信有之此厮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屢杖而踈之

紀載之言固有張大太過者適足取疑於人疑此之過而并不信彼之實所損誠非細也劉静修讀史一詩真可謂前人所未道而後人莫能繼矣嘗觀岳珂所紀乃祖禪將死焚出箭鏃固已厭之近見歐陽子書錢思公

家珊瑚筆格事乃知歐陽子尚然而況珂乎

參將范信兵既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給賊婦一二人值昏莫拘繫一室中夜哄然視之乃三四人就雉經也此猶或怵感懼死而然又有一烈者馬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何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負賊使婦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

何如耶吾於是而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
皁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皁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
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皁者
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
御史軒公輗是已
顧總戎養痾廣州間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二
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

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叩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録功籍衆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户周寧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强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妬賢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顔婢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圖者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右磚城内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

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户科都給事中馬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令止稱六科亦未為當也

都督喜信回回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勒達阿嚕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不拜屍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達勒達間有之佛本西域固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弔祭之禮不知則是其自異於華夏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聞之近歲都御

史顧公佐非公聚未嘗與諸司羣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之則曰酇侯蓋以酇侯嘗督饋運故也其配則吉知陀聖母旁臥一犬則曰厫神甚矣其可笑也廣西桂林府倉土偶淫晃尤多金書其扁曰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王城隍之神蓋周文襄公於蘇松諸倉嘗為是似為近理從之

廣東德慶州儒學靈星門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
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旦諸公云
試錄自宋崇寧中霍端友榜始當時本今不曾見嘗見
元時廷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而皆在焉國朝鄉
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洪武永樂中考
官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
禁稱公考官止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
官三代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

皆具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郄總兵鎮守而拜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陳汝言寵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或以過多為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令何謂多耶於是有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嘗聞曾狀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侍講學士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棨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天明語畢而都給事中勑命至駙馬都尉周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已而被選皆奇夢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建文中有此銜號宋以觀文稱殿尚云誤犯煬帝舊名也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稱藉甚

為紀綱所間死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云乃祖錢唐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為新所重比卒新為文手書祭之真蹟尚存監丞阮隨云浙人能道新異政縷縷如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

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埜云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何處不三
陽好事者遂以為用三内相之徵又有金臺千古地
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
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内閣大臣因子不預
選又重加箋註則亦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
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俗

因呼為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
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
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難為文
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經已有傳註學者自
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為進取計能怠
學者求道之心故也昨聞欽謨言蘇人有集解小學書
求序於吳祭酒節者祭酒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鄉

先生也其人且達尊況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
也祭酒固李先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書海
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能未幾
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
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
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當先期奏止之七年夏聞
四川侍郎羅綺將還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

下之意予恊賛嶺北與今年尚書富晁都憲深李都憲秉然皆亦在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黄翰為童丱交翰既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輙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

他腸其於翰特篤於故舊焉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敵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
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文敏曰
事固有輕重使吝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
矣此亦不可不知
崑山郟亶正夫顯於宋熙寧元祐間事具玉峯志中吳
紀聞等書近見南海志載正夫修東城記一首正夫著
述甚多袁子英猶及見其寄太倉隆福寺妙觀師詩百

韻今皆不復可見矣因録記文於此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廣州新城成其謀之於龍圖直學士吕公居簡之為經畧而考之於太原王公靖之為轉運使也吕公之治廣常患舊城不足以容民而議為西城者皆以地處卑薄毁民居者衆而不可為者久之因得郡治之東古城之遺址將以益城為請會移榮朝京師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詔以王公經始而責成焉命之下公即約古制調廣民而借其力得七十萬售材於屬縣

得八萬爲甓於此山得五百萬皆因民之願爲浮圖者請于上得錢五千萬以給其費始於二年十月之庚子朔而成於是凡爲日一百二十有六爲城袤四里爲濠以環其外爲樓櫓五十有一爲門二實舊濠之兩端合子城而爲一初役之興議者皆爲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成及是不貣於公不取於民工雖踰時而民之出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議者

始服以信嗚呼何始慮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興天下威德及遠四裔萬里之貢不絕於道廣雖限在嶺徼百年之内無鷄鳴犬吠之缺叛民始被其害迄今十五六年認認缺熸滅之暴茲城之成稱女相慶昔之缺而驚馳者固已按堵而無虞矣夫興大役而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厲之憂而獲安全之幸其為利固豈小哉亶既樂聞朝廷憫仁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

公斂於有爲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詔于後敢

記其歲月云時熙寧三年四月望日

或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廸皆出姑蘇兩人氣

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峯見之令按高詩見姑蘇

雜咏范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所據也附記之范云笠

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

雲來初似墨僊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令人間往往

有其所畫梅花斷綈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顔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王關三月猶含凍誰信江南别有春睿意極眷賞之

松江老儒天台陶九成所著書頗為楊文貞公所不取葢如所謂書史會要是已使其見南村輟耕録當更不

取録中頗雜淫褻事可鄙也近聞說郛百卷尚存其家
有九成塗改去取處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
獨石書板刷墨用帶毛兎脚廣州則大香櫞厚皮又獨
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箍桶等用則取綿柳條為
之不異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生人之用顧用之
者何如爾
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茸且鋒鋩畧盡難稱激揚之
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恨之作詩曰陳智如何

量不寛斯文不許入臺端管教今日為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去坐泰言災異故也夫無人不可用況教官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令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水東日記卷六